

百年来的反孔斗争



百年来的反孔斗争

本社 编

山西人民出版社

百年来的反孔斗争

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太原并州路七号)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2 $\frac{1}{2}$ 字数：39千字

1974年6月第1版 1974年6月 太原第一次印刷

印数 1—20,400册

书号：3088·70 定价：0.16元

毛 主 席 语 录

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

目 录

中国近代反孔与尊孔的斗争	孙克复	关 捷	(1)
太平天国革命时期的反孔斗争	李滨魁		(17)
辛亥革命时期反孔与尊孔的斗争	周维杰		(23)
五四运动时期的反孔斗争	史向思		(36)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反孔斗争	史 斌		(49)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反孔斗争	尚史斌		(53)
抗日战争时期的反孔斗争	立 强		(57)
解放战争时期的反孔斗争	央立祥		(60)
建国后对孔学的第一场战斗	叶 伦		(64)
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反孔斗争	王关兴		(72)

中国近代反孔与尊孔的斗争

孙克复 关 捷

近代中国是一个波澜壮阔的大动荡、大变革的时代。由于外国资本帝国主义的侵入，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十分复杂尖锐。中国人民在英勇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同时，在意识形态领域里，也开展了异常尖锐的斗争。自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太平天国农民革命领袖洪秀全砸碎孔子牌位，向孔家店发动勇猛的冲击，揭开了近代中国反孔与尊孔斗争的序幕，八十年来，革命与反革命、进步与反动两种势力之间，围绕孔家店的问题，展开了惊心动魄的斗争。

一

中国近代反孔与尊孔的第一次大搏斗，是以洪秀全为代表的太平天国革命的广大农民阶级，向以汉奸刽子手曾国藩为代表的地主阶级所保护的孔孟“圣道”进行的勇猛冲击。

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后，外国侵略势力和中国封建势力相勾结，把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五九五页）鸦片战争后不到十年，由杰出的农民领袖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革命，就在中国大地上燃起了熊熊的武装斗争的烈火。这次斗争，是以

农民阶级为主体，以推翻清朝封建专制统治，建立农民革命政权为目标的一次反封建、反侵略的伟大革命。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革命高峰。

太平天国高举反封建、反侵略武装斗争的战旗，在很短时间内，摧毁了清王朝在长江以南的反动统治，在南京建立了农民革命政权。太平天国革命英雄们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和封建地主阶级展开英勇斗争的同时，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发扬了“非圣无法”、“离经叛道”的大无畏革命造反精神，把斗争矛头直接指向为历代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思想权威——孔子。

太平天国的反孔斗争，首先表现在思想上和行动上与维护封建制度的孔孟之道实行彻底地决裂。早在一八四三年，洪秀全在创立农民革命的组织——“拜上帝会”，用“皇上帝”来团结、组织广大农民进行革命斗争的时候，就大胆地冲破封建专制统治的淫威，勇敢地砸碎了供俸在私塾中的孔子牌位，把它扔在荒郊野外。表示了对代表封建正统思想的“孔孟之道”的蔑视和决裂，它既表达了农民阶级反封建的决心，也显示了农民革命的大无畏战斗精神。

其次，太平天国树立了代表农民阶级革命要求的“皇上帝”的权威，打破维护封建制度的孔子的权威。正如恩格斯指出的：“一切革命的社会政治理论大体上必然同时就是神学异端。为要触犯当时的社会制度，就必须从制度身上剥去那一层神圣外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七卷，一九五九年版，第四〇一页）为了推翻封建专制制度，建立农民革命政权的太平天国革命，也必须剥掉那个维护封建制度的“大成至圣先师”孔子及其反动思想的“神圣外衣”，解

除地主阶级的精神武装。太平天国颁行的《太平天日》有这样一段宗教神话：

“天父上主皇上帝命摆列三等书，指主（主，系指洪秀全——引者）看曰：‘……这是孔丘所遗传之书，即是尔在凡间所读之书，此书甚多差谬，连尔读之，亦被其书教坏了。’天父上主皇上帝因责孔丘曰：‘尔因何这样教人糊涂了事，致凡人不识朕，尔声名反大过于朕乎？’孔丘始则强辩，终则默想无辞。天兄基督亦责备孔丘曰：‘尔造出这样书教人，连朕胞弟读尔书亦被尔书教坏了！’众天使亦尽归咎他，主亦斥孔丘曰：‘尔作出这样书教人，尔这样会作书乎？’孔丘见高天人人归咎他，他便私逃下天，欲与妖魔头偕走。天父上主皇上帝即差主同天使追孔丘，将孔丘捆绑解见天父上主皇上帝；天父上主皇上帝怒甚，命天使鞭挞他。孔丘跪在天兄基督前再三讨饶，鞭挞甚多，孔丘哀求不已”。

这是一段绘声绘色的宗教神话。揭去这层宗教的外衣，它提示给人们的正是：被历代封建统治者奉之为神圣不可侵犯的理论根据儒家经典，不过是“甚多差谬”的坏书，被封建统治者吹捧为“大成至圣”、“万世师表”的孔子，不过是一个编造坏书被“皇上帝”打板子的“不通秀才”。这就把孔子的“神圣外衣”剥个精光。马克思说：“反宗教的斗争间接地也就是反对以宗教为精神慰藉的那个世界的斗争。”“谬误在天国的申辩一经驳倒，它在人间的存在就陷入了窘境。”（《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一页）这样，洪秀全就借了“皇上帝”的权威，打翻了被封建统治阶级尊崇为“圣人”孔子的权威。

再次，太平天国根据洪秀全制定的农民革命的理论，借“皇上帝”的权威，删改儒家经书，批判封建名教，对孔孟“圣道”展开了猛烈的扫荡。太平天国深刻地揭露了儒家学

说对于维护封建统治，压迫人民的罪恶作用，指出：“推勘妖魔作怪之由，总追究孔丘教人之书多错。”宣布：“孔孟之书，其旨多悖圣教，必不可用。”起义后发布禁令：“凡一切妖书……静候删改镌刻颁行之后，始准读习。”“凡一切妖物妖文书一概毁化”，不准私留。在进军途中，一路焚毁供俸在为统治阶级培养奴才的“学宫”里的孔子牌位，砸碎佛道寺院、城隍社坛的鬼神偶像。猛烈扫荡一切封建迷信的污泥浊水。一八五三年定都天京后，建立了删书衙，删改“六经”。删去其中不利于革命的“妖言”、“妖话”和封建迷信等。并著《三字经》颁行民间习读。一个曾在天京居住很久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汪士铎，见过太平天国删改过的儒家经书。他对太平天国的改书，有比较公正的评价。他说，太平天国“改定《四书》、《五经》，删鬼神祭祀吉礼等类，不以人废言，此功不在圣人下也。”

以洪秀全为代表的农民阶级，向孔家店发起猛烈地冲击，其目的是要剥夺地主阶级的精神武器，是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向地主阶级夺权，这便击中了统治阶级的要害，打到了他们的痛处。于是，封建统治阶级在发出一片惊恐的哀鸣之后，便进行疯狂的反扑。清王朝的头子咸丰皇帝，一面调兵遣将，大办“团练”，对太平天国进行武装镇压；一面多次“诣文庙行释奠礼，亲临辟雍讲学”。大讲《四书》中的“致中和”之道，加紧“尊孔读经”的活动。妄图乞求孔子的亡灵，“以治继乱”把革命镇压下去。而直接与太平天国相对抗的，则是汉奸刽子手曾国藩。这个承继中国反动黑暗的封建旧文化之大成的地主阶级代表人物，为了挽救清王朝的覆亡，他一方面纠集反革命地主武装——湘军，和太平军

对抗；同时，抛出了臭名昭著的反革命宣言书——《讨粤匪檄》。一手挥舞屠刀，一手捧着孔孟“经书”，从两条战线对太平天国进行围攻。他狂叫：“自唐虞三代以来，历世圣人，扶持名教，敦叙人伦，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接着，他恶毒攻击太平天国“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士不能诵孔子之经，举中国数千年来礼仪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者也。”这个反革命头子，以封建卫道士自居，鼓动地主阶级知识分子，集合在他的“卫道”黑旗下，共同扑灭太平天国革命。由此可见，以曾国藩为代表的封建卫道士祭起反革命的“卫道”黑旗，大搞尊孔读经，是为了维护和挽救地主阶级的反动政权，这个时期反孔与尊孔斗争的实质，就是夺权与反夺权的问题。

历史证明，农民阶级这一反封建的革命主力军，在反对封建文化的这场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斗争中，也是异常坚决的。但是，由于“他们的小生产的特点，使他们的政治眼光受到限制”（《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一六七页），不能用先进的思想来战胜封建思想的侵蚀，不能用先进的理论来代替儒家的反动理论。因此，不能引导革命取得最后胜利。太平天国革命终于在中外反动派的联合绞杀下失败了。然而太平天国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所掀起的反孔斗争，却是向孔家店掷出了第一枝投枪，成了近代中国思想解放的第一次伟大潮流。

二

太平天国革命失败后，农民革命暂时转入低潮。国际资

本主义在勾结中国封建势力联合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同时，发动了对中国的侵略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又先后发动了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通过这些侵略战争，迫使中国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从中国掠夺了大量的领土和权益，中国进一步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化。在这一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引起阶级关系的新变化。这一时期，在封建统治阶级内部出现了洋务派；同时，伴随着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初步发展，从官僚、地主、商人中逐步分化出来新的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他们反对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势力的压迫和束缚，反对洋务派对新式工业的控制。但是，他们又与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一产生就带有两重性。这种两重性的深刻表现之一，就是康有为在戊戌变法中对孔子的暧昧态度。

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给他们以帮助，借用它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场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八卷，第一二一页）他们穿上“大成至圣先师”的古老服装，借用“孔子圣意改制”的魔杖，在今文经学面纱的掩盖下，演出了“托古改制”维新变法的历史新场面。

作为维新派“托古改制”的理论基础，是康有为所著的《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

《新学伪经考》是康有为用考证的方法，否定了古文经学。原来儒家经典分为古文经和今文经两个学派。康有为认为只有今文经学才是孔子的真经。古文经学乃是汉代人刘歆为了给王莽建立统治制造理论根据而加以伪造和篡改的，不

是孔子的真经，是伪经。“新”是王莽的国号，“伪经”指古文经。所以他把这本书叫作《新学伪经考》。康有为通过否定古文经学，实际上是否定清朝封建统治阶级作为统治思想的理学和考据学。

《孔子改制考》是康有为通过牵凿附会的手段，来论证孔子在历史上曾经进行过“托古改制”。他说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各自创教改制，为了得到人家的信仰，诸子创教都要寄托于古圣先王。所以，康有为说“六经中之尧舜文王皆孔子民主君主之所寄托”。孔子作《春秋》，就是托新王以改制。孔子是受天命，“改三代之制，创新王之法”，以治理后世的。这样，康有为就按资产阶级的面貌给孔子化了装。把一个顽固地维护奴隶制的反动思想家，打扮成一个主张“进化之义”的改良主义者；把一个“恪守祖训”的保守主义者，装扮成“托古改制”的维新派。康有为煞费苦心把孔子打扮成为“托古改制”的老祖宗，是为了让人们相信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托古改制”并不违背圣人之道。正如他的学生梁启超所说：“不引证先圣最有力之学说以为奥援，安能树一壁垒，与二千年之劲敌抗耶？”“托古改制”，不过是改良派利用孔子进行政治斗争的一种手段。显然，这种“托古改制”的理论，实质上是对封建专制制度的一种否定；也是对封建圣人的一种背叛。它的社会意义，无疑是从内部破坏了封建正统的思想体系。

资产阶级改良派除了在“托古改制”的面纱掩盖下，羞怯怯地表达了对封建圣人的否定和背叛外，也在一定程度上，把批判武器的锋芒直接指向维护封建统治的儒家纲常礼教，揭露了封建伦常的罪恶。认为：“数千年来，三纲五伦之惨

祸烈毒，由是酷焉矣。君以名桎臣，官以名轭民，父以名压子，夫以名困妻，兄弟朋友各挟一名以相抗拒”。指出：历代封建君主和儒家代表互相勾结，奴役人民的关系是“惟大盜利用乡愿；惟乡愿工媚大盜。二者相交相资，而罔不托之于孔。”他们大声疾呼，要“冲决君主之网罗”、“冲决伦常之网罗”。要求废除三纲五伦。

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托古改制”和对封建礼教的批判，自然地引起了地主阶级反动派的狂热仇视和恶毒攻击。整个反动统治阶级，包括地主阶级的顽固派和洋务派，联合起来向资产阶级改良派进行反扑。他们要竭力扑灭这种“无义无君之邪说”，保护“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封建伦常不受侵犯。顽固派挥舞起“天不变，道亦不变”的破烂武器，洋务派扯起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破旗，共同向改良派发起进攻。代表地主阶级顽固派势力的湖南大劣绅叶德辉叫嚷：“孔子志在尊王从周，……其非改定制度可知”，“作者（指康有为——引者）隐持民主之说，煽惑人心而犹必托于孔孟”。地主阶级洋务派张之洞在《劝学篇》里叫嚣：“亲亲也，尊尊也，长长也，男女有别，此其不可得与民变革者也。五伦之要，百行之源，相传数千年更无异义，圣人之所以为圣人，中国之所以为中国，实在于此。”他对于废除三纲五伦的主张，表示“休心骇目，无过于斯。”有一个叫余联沅的小官僚也上书弹劾康有为，说他“惑世诬民，非圣无法，同于少正卯。”要毁掉康有为的书，杀他的头。这说明封建卫道者们是反对任何新鲜事物的，那怕是一点微小的改革。

“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六五五页）这一场

由资产阶级改良派发动的关于孔子“改制”的论争，归根结底是一场政治斗争。改良派打出“托古改制”的招牌，是为了对封建政权进行某些改革，以便同地主阶级分享政权。但是，正如资产阶级改良派在政治上的极端软弱，不敢也不愿从根本上推翻封建统治一样，他们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斗争也是非常无力的。他们对地主阶级反动派的尊孔读经发起了挑战，但是，他们却又是穿着封建文化祖师爷的服装，所以，他们所提倡的“新学”，本身就包含着不少的封建糟粕和毒素。这些弱点决定了他们无力战胜外国帝国主义奴化思想和中国封建主义复古思想反动同盟的反攻。随着变法运动的失败，那些热心提倡“新学”，向封建旧学发动过冲击的改良主义思想家们如康有为、严复等人，也走向了自己的反面，堕落成为主张“尊孔读经”的保皇派了。

当资产阶级改良派由先进转向反动的时候，资产阶级革命派以民主革命领导者的姿态，跃登近代政治舞台。一九〇五年，由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成立，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口号。同盟会的成立，标志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高潮的到来。革命力量的高涨，不仅引起了封建统治阶级的恐惧，也遭到了保皇派的仇视。当资产阶级革命派提出以武装革命推翻封建专制的清政府的时候，以康有为为头子的保皇派就公然打出“标明保皇、力辟革命”的招牌，出版《新民丛报》，“声言与异己者宣战”。适应这种反革命的政治需要，他们热衷于尊孔读经，甚至主张把孔教作为国教。

革命派对于保皇派的猖狂进攻，给予了迎头痛击。在孙中山的领导和号召下，革命派与保皇派展开了激烈的论战。

反孔与尊孔便是论战的一个重要内容。

革命派对于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儒家学说的反动实质，加以深刻地揭露。他们针对保皇派鼓吹的“孔子人也，先圣也，先师也”，“孔教者，悬日月，塞天地，而万古不能灭者也”等等尊孔谬论，严正指出：“孔子专门叫人忠君服从，这些话都很有益于君的。所以那些独夫民贼，喜欢他的了不得，叫百姓都尊敬他，称他做‘至圣’，使百姓不敢一点儿不尊敬他，又立了诽谤圣人的刑法，使百姓不敢说他不好。”实际上，“‘至圣’两个字，不过是历代的独夫民贼加给他的徽号。”章炳麟不仅勇敢地斥责光绪皇帝为“载恬小丑，未辨菽麦”，还无情地揭露了清朝统治者的“尊事孔子，奉行儒术”，就是为了“使其南面之术，愚民之计”的本质。指出保皇派鼓吹尊奉孔教，不过是效法“董仲舒之托于孔”，维护封建专制的罪恶统治而已。

经过一九〇五——一九〇七年民主革命准备时期的大论战，革命派在理论战线上击败了保皇派，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尊孔保皇的逆流。从思想上为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准备了条件。

辛亥革命的爆发，推翻了中国最后一个封建专制王朝——清政府，结束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这就同时沉重地打击了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宗法思想、伦理道德，松弛了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广大农民群众的政权、族权、神权、夫权这四条极大的绳索。在思想方面起了很大的解放作用。

但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对于孔孟之道的批判仍然是不彻底的。他们虽然抨击了封建社会中至高无上的思想权威——

孔圣人，然而却不敢把他完全打翻在地。他们批评“孔教最大的污点，是使人不脱富贵利禄的思想”，但又承认孔子对保存文化、传播学术、破鬼神等方面起了积极作用。章炳麟在辛亥革命那一年，还自称“惟知自守礼教而已”。这就充分说明，不管资产阶级改良派还是资产阶级革命派，他们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所进行的反封建斗争，和他们在政治上的反封建斗争一样，由于这个阶级的软弱性，都不能进行到底。而且，随着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失败，在辛亥革命时期，有些曾经站在反孔斗争前面的革命派，却明显地倒退了。甚至最后走上尊孔读经的道路。章炳麟就是其中的一个。

三

辛亥革命后，革命的胜利果实很快被帝国主义所豢养的走狗袁世凯所窃夺。袁世凯在帝国主义支持下，当上了中华民国大总统，建立起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北洋军阀反动统治，成了当时中国的最大独裁者。但他并不以此为满足，接着就在美、日帝国主义支持下，大肆进行复辟帝制的活动。

政治上的复辟活动，首先从思想领域里的尊孔复古开始，思想上的尊孔复古，又为政治上的复辟鸣锣开道。在袁世凯卵翼下，那些封建余孽、遗老遗少们掀起了一股尊孔复古的逆流。他们大肆叫嚷“发扬国粹，维护国俗，定孔教为国教。”此时，那个保皇首领康有为成了“复辟的祖师”。他竟然以“当代的孔子”自诩。他从一九一三年开始主编《不忍》杂志，“志在以孔教为国教”，狂妄叫嚣决不忍“纲纪之亡灭”、“国粹之丧失”，“审查国情，非复辟不能救中国”。刹时间，北京城里“孔道会”、“尊孔会”等

纷纷出笼，“志在提倡以孔教为国教”的《孔教会》杂志，也在一九一三年出版，大肆鼓吹“孔子大一统论”，“孔教乃中国之基础论”。

在封建余孽的一片叫嚷声中，那个急于想爬上皇帝宝座的袁世凯，妄想利用孔子的亡灵，作为他撞开帝制“幸福大门”的“敲门砖”。急忙发表了《整饬纲记》宣言，“复学校祀孔命令”，提倡“祭天祀孔”。一九一三年，由袁氏政府草拟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中，竟规定了“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一九一四年，袁氏政府教育部拟定的《教育纲要》中，要求“各学校均应崇拜古圣贤，以为师法，宜尊孔尚孟，以端其基而致其用。”并一反南京临时政府时关于小学废止读经的规定，重新要求“中小学均加读经一科”。袁世凯还亲自祭孔、巡礼，率百官三拜九叩。叫嚷“孔教之于中国犹空气之于人类”，为他爬上皇帝宝座大造反革命舆论。

在袁世凯进行复辟帝制，叫嚣“尊孔复古”的逆流中，帝国主义分子也跳出来公开表演。窃据威海卫行政官的英帝国主义分子约翰斯顿，公然发表关于《联合中西各国保存国粹提倡精神文明意见书》，胡说“保存国粹，盖中国今日所不可不急行提倡之事。”恶毒诬蔑反对尊孔就“将以古国之国粹，一一摈弃无余”，“将以东方精神文明之根基，一一毁灭无存。”

面对着复辟的紧锣密鼓和“尊孔读经”的滚滚逆流，经过辛亥革命战斗洗礼，特别受到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影响的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以新的姿态向封建主义发起了猛烈的进攻，发动了比辛亥革命时期更为广泛深入的反对封建文化思想的新文化运动，揭开了五四运动的序幕。

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首先向封建制度和封建礼教挑